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羌地禁书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羌地禁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10403002

10位ISBN编号：7510403006

出版时间：2009-5

出版时间：新世界出版社

作者：马高

页数：28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盛极一时的古蜀文化，级何在数千年前突然消失？
神秘的古蜀图文中，记载了怎样的信息？
悬棺、金沙遗址、三星堆……　它们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，得以引来两支神秘力量的交锋？
所有的谜团背后，又有古人怎样的巨大计划？
四川大地震与古羌族禁书，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？
长篇小说《无地禁书》将为您揭开一切的谜底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马高，羌族。
自幼喜爱本民族历史文化，成年后，对古代四川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其作品题材广泛，曾著有《锂》、《惑星尘埃》等多部中长篇小说。
《羌地禁书》是他第一部以古巴蜀文化背景的作品。

章节摘录

一、共同的开端　　李庆川将钥匙插进锁孔，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门。
这是一栋六十年代的老式建筑，陈旧的气息从房间的各个角落散发出来。
虽然屋外艳阳高照，但这个房间里的气氛却略显阴暗。
屋中的家具横七竖八地摆放着，就在这些杂乱的物品中，一个青年女子正在埋头整理着什么。
“萌萌，收拾得怎么样了？
”在默默站了数秒后，李庆川开了口。
看来，李庆川的突然出现，并没有吓到自己的妹妹。
正在埋头整理杂物的李萌头也不回地回答道：“差不多了，爸生前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
就剩了床底下的一口箱子，太沉了。
你帮我拖出来。
”　　父亲不久前过世，让两人的心里都十分沉重，此刻的这对兄妹，并没有心情说多余的话。
在两人的合力之下，一只一米来长的箱子在与地板的沉重摩擦声中被拖出了床底。
这是一口几十年前常见的漆皮木箱，上面有一把陈旧的黑锁。
“打开看看吧。
”李庆川说道。
三下五除二地卸掉了锁之后，李庆川揭开了箱子。
一股陈年的霉味铺面而来。
箱子中装的，是几套考古队员常穿的工作服。
很显然，这都是身为考古队员的父亲年轻时的装备。
放在最上层的，还有一个头灯和一把毛刷——全部是些考古队员常用的东西，并没有什么特别。
李庆川将这些东西一层一层地拿出，到了最底层时，一本黑皮笔记本显露了出来。
“爸还记日记啊。
”李庆川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打开了笔记本上的按扣。
与其说是日记，不如说这是一本纪实。
日记详细地记载了李秉霖所参加的一次挖掘考古。
日记最开始，是一张手绘的地图，上面仅仅简单地标了经纬度和几个山头的名称，毫无疑问，这是他们考古挖掘的地点。
为了照顾旁边的妹妹，李庆川一边看，一边将笔记本上的东西读了出来。
“一九八四年考古日志。
”在确定了没什么隐私之后，李庆川读得更快了，“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二日，晴。
我们到了挖掘现场，看样子，工作进展得不错……”　　很显然，冗长的考古日志并没不能引起李庆川的兴趣。
读了一小段后，他便直接跳到了最后一页。
不过，在略扫了一眼后，李庆川并没有读出日记，反而眉头紧锁起来。
他转过身，将日记本递给了妹妹李萌：“你看看，这是啥意思？
”日记最后一页仅有一行字，从潦草的笔迹可以看出，两人的父亲在写这些话的时候异常激动。
这是一场超越人类认知的梦。
李秉霖，记住，你昨天看到了一场梦。
在这以后的几页纸上，画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符号，看上去像某种象形文字。
日记到这里便戛然而止。
对父亲最后的那番话，两人都有如丈二和尚一般，摸不着头脑。
李庆川从妹妹的手中拿过了日记，打算从第一页开始好好看看。
可就在他重新翻开笔记本的时候，一片硬纸从它的塑胶软壳中滑了出来。
李庆川捡起硬纸，发现这是一张用白纸包裹起来的照片。
他随手将包照片的纸卡放回了笔记本中，拿起照片端详起来。

照片上面有两个人，一大一小。
其中那个不到一岁大的小孩，样子颇为可爱。
而另一个人，则拿着一个玩具皮球，试图吸引那个幼儿的注意。
李庆川看得出来，那个颇为可爱的小孩正是幼年时的自己，而另外一个人，便是自己的父亲。
只不过，年轻时的父亲显得更加英俊潇洒。
在照片背后，用钢笔写着一句话。
虽然这些经历了二十多年岁月的字迹有些褪色，但李庆川仍然毫不费力地读了出来。
“一九八三年，一岁。
与李秉霖合影。
”　　李秉霖？
干吗要这么写？
李庆川觉得奇怪，写上“与父亲合影”不好么。
看见了李庆川面对照片时的疑惑表情，李萌显然也对这张照片发生了兴趣。
“我看看。
”她对李庆川说。
李庆川迟疑着。
看见李庆川没有反应，李萌便将头伸向前去，准备去读照片背后的字，李庆川就是想阻止也来不及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传来了一声尖叫。
几乎是同时，整个房间开始剧烈晃动。
伴随着突如其来的晃动，无数声尖叫此前彼后地从小区的各个方向发出，随即混成了一片。
高分贝的尖叫，也让李庆川因为茫然而变得混乱的头脑忽然清醒。
大楼的剧烈晃动和一阵阵从远处的地面传来的巨大能量告诉他——这是地震。
墙壁上的陈年挂钟在剧烈的晃动下摔向了地面，挂钟表面的玻璃应声而碎。
而钟表上的时间，则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。
2008年5月20日，震后一个星期。
几个晃动的人影出现在了川北的崇山峻岭中。
而在他们面前的，是一个直径数百米的天坑。
所谓天坑，指的是深陷于地表的井状坑洞。
这种天坑在世界上仅有数十个，而在四川境内，更是从没有发现过。
难怪这几个人面对着个这天坑时，会如此的惊讶。
“真没想到，在这种地方还有这么大的天坑，真壮观呀……”说话的是一个瘦高的男人。
“地震震出来的嘛。
”旁边的一个矮个子说话了。
“嗯，没想到我们用的那个新卫星成像度那么高，连这里面有东西也看得清清楚楚。
不过这地震也着实帮了我们不少忙。
”瘦高男人回了他的话。
“部队都去赈灾了，再说，我们现在是志愿者，没人会怀疑我们的啦。
”矮子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震后志愿者身份。
瘦高男人似乎很爱以取笑那个矮个子为乐，他挖苦道：“你放心，看得到我们，也看不见你这个只会钻死人墓的矮子。
”　　看到他们的对话似乎会永无休止，在他俩旁边的另一个人说话了：“于准、刘以达！
你们俩手上的事忙完没？
特别是你刘以达，绳子不绑好了，当心摔下去！
”　　这个责斥另外两人的男子名叫钱一舟。
从说话的口气可以看出，他是这三个人的首领。
说完了这番话之后，钱一舟又重新检查了一遍身上的缆绳。

毫无疑问，他将沿着这个天坑陡峭的内侧下降。
“没有问题啦。
”那个叫刘以达的矮个子扯了扯自己身上的缆绳。
“好的。
我们准备下去了。
于准，你和K留在上面，有情况随时通知我们。
”说完了这些话，钱一舟又把头转向了他身后一个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：“K，和后方的通讯怎么样？
”“良好。
”被称为K的沉默男人答道。
金发蓝眼——很明显，K并不是中国人。
“我和刘以达下去了，有情况及时通知。
”钱一舟说完这番话后，便慢慢地把自己的身体沿着悬崖降了下去。
紧跟在他后面的，就是那个被称做刘以达的矮个子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钱一舟和刘以达的身影，就出现在了这个天坑内壁上的一个洞穴里。
洞穴仅有一人高，三米来深，不过，洞中的地面，倒是非常平整。
一口实木制作的棺材，稳固地摆放在洞穴的中央。
虽然地震在此处造成了巨大的地质改变，但这口棺材的位置，似乎没有丝毫的改变。
“悬棺，原来卫星图片上的东西是悬棺。
可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悬棺？
悬棺在四川是僰人的专利啊。
”虽然是专业的盗墓者，可面前的情况，让刘以达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
不过，钱一舟似乎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。
他用很平淡的语气说道：“这不是我们所关心的。
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事，以后的科学也能解决。
”在环顾了一圈，确定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之后，钱一舟大步走向了这口悬棺。
“刘以达，过来帮忙。
”他命令道。
“白天开棺，是要遭报应的啊！
”刘以达一边说，一边极不情愿地走向了棺材。
在沉重万分的棺材板被推开后，两人将目光投向了棺内。
棺内的尸体早已阴干，浑身上下也没什么配饰，这自然引不起二人的兴趣。
一块巴掌大小的铜砖，是棺内唯一的陪葬品。
钱一舟小心地拿起了铜砖。
铜砖的四角不太平滑，一面平整，另一面则刻着一圈圈的规则的同心圆。
很显然，钱一舟对这个东西的来历颇为不解。
他转过头去问道：“刘以达，你见过这个没？
”“没、没有。
好奇怪。
悬棺本来就很奇怪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又来这么一块铜砖。
能在这种地方下葬的，都应该是有钱人才是。
可能是有人先来过了吧。
”“不可能。
我们的卫星是最先发现这里的。
”钱一舟一口咬定。
看到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，他似乎也有点沮丧：“上去吧，估计没什么了。
”“等等！

棺壁上好像刻着字。
”刘以达似乎发现了什么。
仔细看去，棺壁的内侧，果然刻着密密麻麻的图形和符号。
“有字就有字吧，我们还能把这个拆了运上去么？
你是考古学家啊？
走了！
”钱一舟对这些东西显然不感兴趣。
“好，好的，我就拍两张照片。
”刘以达说完，掏出了放在上衣口袋里的相机。
在对着棺壁上的符号拍摄了几张照片后，他便跟着钱一舟走出了洞口。
“哎，”刚走到洞口，刘以达一个趔趄，“这还有个坑，差点绊我一跤。
”　　二、丢失的石佩　　虽然地震已经过去了快一个月，但此时的成都，依旧是一片忙乱的气氛。
居民为躲避地震建起了五颜六色的帐篷，只要是大点的空旷地，都能见到这种连片的棚户区。
这些毫无章法的临时建筑，让这里看上去更加凌乱不堪。
不过，在地震的恐慌逐渐过去后，居民的生活也渐渐地走向正轨。
二仙桥古玩市场也悄无声息地重新开始了经营。
　　和地震过后的成都市的很多地方一样，二仙桥市场四周的空地上也搭满了各式各样的帐篷。
来这里的古董玩家和观众，也比地震前少了很多，这个曾经熙熙攘攘的市场，此时不免显得有些冷清。
　　公车停靠在了站前。
李庆川跳下了车，径直朝着一个早已等在路边的小个子男人走去。
那个男人估计也就二十二三岁的年纪，和已经二十八岁的李庆川站在一起，就像一对兄弟。
瘦削的身影让他看上去摇摇欲坠。
“黑子，最近怎么样？
这段时间事情确实有点多。
”李庆川问道。
“靠，”那个被李庆川称为黑子的男人骂道，“当时我正在家里吃米，说震就震了。
”　　看上去，黑子也就二十岁左右的年纪，可能是吸毒的原因，他瘦削的身体显得摇摇欲坠。
“K粉那东西，少抽点。
”这番话，李庆川不知对自己的这个小兄弟说了多少次了。
　　二仙桥是一个在成都极为知名的古玩市场，整天在这晃来晃去的人们，关心的自然全是那些前朝旧代的玩意儿。
在这个古玩市场一家挨一家的店铺中，七零八碎的物件多得足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，从唐朝的三彩到清朝的玉壶，从汉代的竹简到清朝的奏折，各种真品赝品，统统充斥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。
作为四川乃至整个西南最大的古玩市场，二仙桥每天要接纳数以万计的人流。
和任何一个人头涌动的交易市场一样，二仙桥市场里也少不了以下四种人：顾客、游客、托儿和小偷。
　　在地震之前，李庆川的工作（如果能算得上是工作）就是在这片市场里为这些古玩店的老板当托儿，而他的小兄弟黑子，则是一个在此地颇有名气的小偷。
虽然钱来得不稳定，但古玩这种东西没有价格可参考，只要做成一笔，李庆川便可以安心在麻将馆里打上一个月的麻将了。
不过，这次地震，估计会对李庆川的托儿生意影响不小。
　　两人在碰了头之后，便一前一后地走进了这个市场。
不出所料，地震的恐慌让整个市场的里游客少得可怜。
大部分开业的店主，都无所事事地坐在门口，看见李庆川过来了，便朝着他有气无力地点一下头。
李庆川也看出来了，这个时候的确没有什么生意好做，在遛了一圈之后，他便和黑子回到了市场门口。

“地震，地震个球啊。
震得都没饭吃。
”李庆川显然有些沮丧。
“要不我们分开，四处转转，我去看看有没有钳工活路做。
”黑子提了个建议。
“也好。
”　　说完话后，两人便分了手。
无事可做的李庆川，又回想起了父亲的那本日记。
什么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？
还有照片上写的那个李秉霖叔叔，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符号……这一个月以来，除了地震带来的不安之外，李庆川的大部分时间，都在考虑父亲日记上那些无头无尾的问题。
只不过地震过后，笔记本已经和其他东西一道被妹妹李萌拿走了。
她也和老头子一样热爱考古，现在在大学里读考古专业，也许她能弄清楚。
李庆川想，就算她弄不清楚，学校里那些天天沉迷于这些的老头子教授也一定会对这些感兴趣的。
　　才想了不到五分钟，李庆川的思绪便被电话声打断了。
拿出来一看，是黑子打来的。
“啥事？
大拐角那儿第二条巷子啊？
我过来了。
”　　毫无疑问，黑子盯上人了。
　　不出一分钟，李庆川就来到了黑子身边。
顺着黑子的眼光望去，一个男人出现在了李庆川的视野中。
　　鲜艳的冲锋衣和户外鞋，标志着这个男人绝对是一名外地的游客，而这种独身游客，向来是黑子下手的上上之选。
更何况，他看上去警惕性也不高。
　　在观察了几分钟后，两人发现，这个穿冲锋衣的男人的心思，似乎也不在买东西上，因为他虽然左顾右盼，却从来没有拿起过什么。
就这么转了一会儿后，冲锋衣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随即朝着市场正门的方向走去，看样子，他是打算离开了。
　　在他正要步出市场时，黑子跟了上去。
二仙桥市场狭窄的大门，向来是黑子最爱动手的地方之一。
　　就在冲锋衣与旁人擦身而过的时候，黑子也将手伸向了他放手机的那个口袋。
错身间，一部诺基亚N74便被黑子从他的口袋中取了出来。
看来，好东西到手了。
　　可令李庆川没有料到的是，就在黑子将手机取出，准备转身就走的瞬间，冲锋衣竟然感觉到了异样！
他迅速地转过身来，抓住了黑子。
“贼娃子，老子在用无线蓝牙听广播。
”原来，黑子把手机取走时，这个男人的无线蓝牙受到了影响，因此他察觉到了异样。
在这个时候，两人竟然都忘记了，地震后，收听广播成了普通人的一件重要日常行动。
“好嘛，好嘛，我还给你嘛。
”黑子做出一副无赖相。
小偷被抓是正常的，一般你只要肯还，事主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是不会怎么样的。
可是，冲锋衣显然没有考虑这些。
“我不用你还！
”随着这句话的脱口而出，冲锋衣的脚也落在了黑子的肚皮上。
瘦小的黑子被蹬得向后退了一大截，捂着肚子蹲在地上。

看来，这个火冒三丈的男人是认准了要教训一下黑子了。
毋庸多说，李庆川冲了上去。
看见自己的小兄弟挨踹，李庆川火了。
当混混出身的李庆川，打架自然不在话下。
一个鞭腿，直接抽在毫无防备的冲锋衣的脖子上，冲锋衣应声而倒。
冲锋衣倒在地上之后，他跟上去又是几脚。
这使出了全力的几脚，必定会让这个冲锋衣痛得不轻。
这时，黑子也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两人又合伙对着冲锋衣一顿猛踹。
冲锋衣显然已经站不起来了。
这时，李庆川和黑子才意识到，刚才下手好像有些狠了。
两人随即朝着市场外跑去。
“老子拿你东西又怎么样！
”黑子一边跑，一边还不忘回头骂了一声。
在确定没有问题了之后，李庆川便招呼着黑子停了下来。
“靠，这回变成抢东西了。
”李庆川显然对刚才的行为有些懊恼。
不过，黑子倒是丝毫不担心，他说道：“管球他的，地震完了，警察不管这些事。
”说完，他满意地拍了拍自己的包，意在告诉李庆川，那N74还在我这儿呢。
“我不管了，”李庆川说道，“我先回去了，有点事。
”
“好嘛，我去把手机处理了。
”黑子说完，两人便在这个路口散了伙。
就在李庆川准备去车站搭公交车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了什么。
于是，他掏出了手机，很快地拨出了一个号码。
“喂，李萌啊。
爸的日记本在你那儿是不？
等一下我过去，我们一起把它拿给你的教授看看。
”
半小时之后，李庆川就来到了李萌学校的宿舍。
现在的大学还没有复课，人人都呆在宿舍中提防着余震的发生。
在接到了哥哥的电话后，李萌便立刻下了楼。
还没等李庆川说话，李萌就先开了口：“我看了爸的笔记本，上面的日记里记录的有古蜀图文。
”
“啥？
”李庆川犯糊涂了：“古蜀图文是什么？
”
“就是古代蜀人所用的一种图形文字”，李萌解释得飞快，“古代蜀国没有文字，只有一种被称为“古蜀图文”的符号文字。
这种符号文字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文物上，一共有150多个不同的图符——但它们多数是实物图像，既没有动词、形容词，也没有数字，因此，这种图文破解起来是极为困难的。
实际上，这种图文是目前我国唯一一种未被破译的公元前古代文字。
有人认为这些图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种拼音文字，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属于四川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象形文字，但无人可解读。
不过，有一点是学术界肯定了的，那就是，这种图文记载了极为庞大的信息，只要破解了，那么对整个中华古文明的推动是颠覆性的。
”
说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东西，李萌总是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滔滔不绝。
看着半愣在一旁的李庆川，李萌才反应过来，她皱了皱眉头说：“这些东西不是我研究的方向，不过，我可以去带你见我的一位导师，他是国内研究这方面的专家。
走吧。
”李萌说完，便将李庆川领向了一栋略显陈旧的科研大楼。
……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